



游记

诗歌

旧光阴

(组诗)

○ 李建果

旧光阴

拂去灰尘,往事更加鲜活
一支烟,点燃星星之火
幽居在旧光阴里的父亲
还坐在老榆木椅子上
笑容忽明忽暗

她抬起枯枝般的手
触摸到隔世的冷
还有一张没有温度的脸庞

苦丁在黑夜的泪水里浮沉
一杯茶的苦
抵不过又深又重的疼,疼到
她与父亲对视时语塞、哽咽

岁月,在烟尘和茶氤中交织
六十年的入间冷暖
“时间沉重到她走路更加喘息”
烟一次次熄灭,又一次次点燃
每一次点燃,仿佛都会照亮
父亲遗落在人间的影子

秋殇

父亲走后,他栽的柿子树也老了
枝头的光阴无奈地洒落一地
生与死,那么重又那么轻

薄情的霜轻轻落下
无情的风,吹了又吹
吹不落母亲发丝间的雪

她打扫满地枯黄
深情又落寞的目光,时不时
挪向树上,最后一只不肯落下的
柿子,像告别一个不忍离去
却又不得不远行的人

重重的喟叹如孤雁的哀鸿
一声比一声更悠远,也更悲凉

霜降过后

霜降过后,母亲的头发更白了
她开始数着又凉又薄的日子
拼尽全力地,想念一个人

星星们不说话,举着燎原之火
它们心疼地看着母亲缝补破碎时光
聆听,她那沉重的叹息声
随风穿透黑夜,又隐入尘烟

她一件一件整理父亲的旧衣物
犹如梳理黑色的孤独
我知道,时间的褶皱里藏着
她不愿触及更不想被人知道的疼

墙上晃动着佝偻的影子
母亲有多少疼,就有多少泪
也许她真的老了,已经无力阻止
一条汹涌的河流从心底出发
流经全身之后,再流出眼眶

无题

○ 封滨

那时,门前的大树开始落叶
树叶轻轻地落下,轻得
没有一丝声响
一个月后,树上只剩下枯枝

我当然记得,春天的某个早晨
推开窗,仿佛一夜之间
满眼新绿,清风、鸟鸣也跟着来了

出生时的急不可耐,与离别时的
恋恋不舍,其实都是
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和准备之后
从心底归顺了大自然的安排
我想,应该是的

想带着女儿去深山看红叶的想法已有好长时间,却总听人说因为天气原因红叶迟迟不肯红透,始终没能成行。我终于等不及了,过了周末,气温骤降式下降,冬天来了,这个愿望恐更难实现。索性就带女儿去吧,红叶没红透,兴许是另一种别致的美呢。美是分层次的,审美更是需要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感受,就这样,我跟女儿愉快地决定了行程。

路程不远,自驾,早八点出发,仅用一小时二十分钟,便来到了青州红叶谷。停车场至售票口有一段距离。路旁,淳朴的村民搭一个简易的小帐篷,出售土特产。最为纯的就是青州蜜桃,青中带红,羞涩腼腆,大小只有正常桃子的三分之一,却口感绵软,甜中带香,其中的鲜美是别的桃子无法比拟的。卖桃大婶面部黝黑,脸上显现出被岁月雕刻的沟壑,她肥胖而灵巧的手不停地把桃子塞给游客,脸上堆着真诚的微笑:“来,大哥,妹子,尝尝,这是自家种的,不打药,好吃得很,不买不要紧,到了俺这你随便吃,说一句好吃,俺比啥都高兴。”本想着上山累、不愿再增加负担,但又被大婶的热情所感染,索性买了一兜,提着往山里走。

平坦的上山路,走着也挺费劲,想想平

随笔

农家庭院,人们喜欢种植一些花草瓜果之类,弥漫着清新舒爽的气息,营造出安宁祥和的氛围。每到夏天,老家院落就会完全沉浸在瓜荫下的惬意之中。

早些年,屋外尚觉春寒料峭,丝丝凉意挥之不去。一根在时间里风干的丝瓜,皱巴巴地躺在山墙的坎子里。父亲拿起它,左右摇晃着看了看、听了听,有哗啦哗啦的响声,拿起剪刀把丝瓜一头网状的瘪瓣剪开,黑实饱满的瓜籽便一窝蜂般地涌出,满是一股欢实的淘气劲儿。父亲找个闲置的茶杯,倒了些清水,把乌黑的种子泡了进去,拿一块旧棉絮,浸透水分盖在上面,确保瓜籽的润湿。约莫一周时间,种子生出白嫩的根须,胖胖的,托举着羸弱的生命。这时,父亲在房前的篱笆下,翻起几个小土坑,趁春雨绵绵,把一棵棵嫩芽轻轻地埋进土里。不几天,小小的牙尖顶着细碎的土粒探出头来,戴一顶乌黑滑稽的小帽,小黑帽下面,露出一抹娇小稚嫩的笑靥,嫣然含羞,东张西望。阳光日渐妩媚,柔嫩的幼苗甩掉小帽,在春风细雨里伸展着身子。渐渐地,瓜秧绽出绿叶,抽出了弯

散文

因为一个大的变故,我换了一个学校任教。新学校离老家三四公里路,离住处十多公里,以学校为端点,三个地方形成一个大的锐角,而更有利于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只需要多绕一个“之”字形的弯。

老家的土地并不多,只剩下村口边边角角的一点,母亲说:“这样也还好,再如同当年那样多,也种不了拾掇不过来了。”母亲说着说着,眼里就开始闪出光来。母亲说:“年轻时真好啊,稻田地,棉花,还有麦子玉米那些,最多的时候,到了三十多亩呢。”这话说得很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说着当年曾在万马军中,斩获多少敌军一样。母亲为了验证自己的功业,又大声地问父亲。耳背的父亲直直地看着母亲说:“你说啥,我看不见。”身经百战自然战功赫赫,可也留下了一身的伤痕,对于母亲而言,除了手上和父亲一样都有厚厚的老茧,还有腰部严重劳损,走在路上,很像一个个大大的直角三角形。

虽然父母已是伤痕累累,可在土地里劳作了一辈子,辛勤已经刻进了他们的骨头融进了他们的血液。岁月尽管消磨了他们的力气,可那股子强韧的干劲儿丝毫未减,他们把老家的院子里里外外都种满了瓜果蔬菜。我估摸了一下,得有二十多种,单说蔬菜,且不说平日常见的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芸豆、菠菜、香菜、油麦菜、韭菜、苦瓜、丝瓜、冬瓜、白菜、小葱、大葱、圆葱、西红柿,还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一种叫秋葵的植物,知道我姐妹喜欢吃玉米,特意开辟出一块地来,种春玉米。除此之外,还种了苹果树、梨树、柿子树、香椿树、枣树、葡萄、桃树、杏树,从春风吹开始,到秋霜降为止,我们姐弟们连同前后邻居,蔬菜瓜果几乎不用买。有一回妹妹的同事路过,看见满院子的葱翠,以及隐藏其中的果实,便毫不客气一股脑儿塞了满满一后备箱。母亲想去帮她一起摘,结果妹妹同事直摆手,说:“您可不知道,从菜棵上摘菜,那感觉太舒服了,太解压了。”母亲没有听懂“解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只是嘱咐妹妹,让她同事多拿一点。

妻子说,母亲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我认为她的有道理。

母亲的大智慧,就我的观察来说,她心肠热,很愿意帮助人,不管是自己的工夫还是东西,从不心疼,即便是在物资极度匮乏

常勉励自己的话“感觉累是好事,因为走的是上坡路。”还真是,想着想着就笑了起来,女儿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故弄玄虚,怀揣秘密笑而不语。

一路上放眼望去,蓝蓝的天空,钻石般洁净通透,连云都不忍心打扰这份宁静。红叶谷是座小山,海拔仅有420多米,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山间给红叶谷增添了几分温暖,一些红的绿的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间,层林尽染。山脚下一段段人工草坪铺成的宽阔地带,还有供游客打卡拍照的露营地,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广场舞大妈们,她们着装靓丽,迈着矫健快活的步伐,成为露营地亮丽的风景线。几位跟随而来的大爷眼睛眯成一条线,手中相机咔嚓咔嚓个不停,还不时伸出一大拇指赞美一番,笑声穿透峡谷,往天际蔓延开去。

进入红叶谷,顿时豁然开朗。漫山遍野的黄栌树叶如火焰般热烈,映红了整个山谷。微风拂过,红叶随风而动,宛如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脚底是松软的落叶铺成的道路,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著名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女儿兴奋地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沿着人工开发建设

弯的须蔓,仰着头,摇晃着脑袋,一派蓬勃的昂扬之气与生机。

夏日来临,丝瓜藤渐渐爬上瓜架,每个叶杈里探出一串打着朵的花苞,像孩童鼓胀着肉嘟嘟的小脸。左右瞻顾的蔓枝,密密匝匝,与藤蔓相互交织缠绕,且葳蕤葱郁,为农家庭院增添了盎然绿意。娇黄的花朵绽放,芳香四溢,引来初恋的蜂蝶,给沉静的庭院增添了几分喧闹。瓜荫遮遮掩拦,光影斑驳斑驳,洒落些许凉意。正午时分,阳光炽热,炙烤着匍匐瓜架的叶蔓,然而婷婷的丝瓜花尽情点缀在青蔓绿叶间,向着天空吹起金色的号角,随风吐出丝丝缕缕的芬芳。

傍晚时分,太阳收敛了耀眼的光芒,黄昏拖着一抹血色的画笔涂红了半边天,蒸腾的暑气随着夕阳渐渐西沉。瓜荫依然沉静,似对归山的落日些许留恋。细碎的影子摇摇曳曳,斜躺在瓜架上的土地上,多像有趣的卡通汉字在不断变换,淘气的孩子在眨巴着眼睛。酡红的夕阳缓缓西移,把瓜荫下的日头越拉越长。晚风习习,瓜叶摇风,瓜荫滚动,悠悠宰宰。

向山行

○ 冯云峰

的石阶路蜿蜒前行。与泰山、黄山、五台山、峨眉山等名山相比,这座小山完全是野路子,山野,路更野,台阶狭窄而崎岖,并不好走。前面一拨人,轮番拍照,后面的人就得更被迫切脚,要想跨过拍照人群继续前行是非常危险的事。女儿兴奋地蹦来跳去,不时跟路旁的树“亲近”一下,仔细比对着叶子的脉络,挑选树叶完整、造型精美的红叶作为标本收藏。不禁想起我小时候,把采集的叶子清洗后压平,夹在书里,经年累月,水分耗干,一枚枚漂亮的叶子标本就完成了,送给同学当书签用,内心透着欣喜与满满的成就感。

如果说红叶撩拨着游客的心弦,那山脚下那些别出心裁的标语更是增添了诸多情趣,“没人疼吗?来爬山吧,爬完山浑身疼”,看后让我忍俊不禁,暗自佩服这脑洞大开的智慧;还有半山腰的标牌“你来,我把一山的红叶送给你”,这烂漫的情怀如潺潺溪流从我心头漫过。

登上山顶,视野更加开阔,远山近岭尽收眼底。远处的仁河,如同一条银色丝带在山间流淌,为这片红色的海洋增添了几分灵动。站在观景台上,俯视整个红叶谷,层层叠

叠的红叶如锦绣般铺开,美不胜收。一阵风过,仿佛整座山颤抖起来,红色的海洋微波荡漾,又如红盖头般将新娘装扮得美丽动人,整座山喜庆又奢华。这时明晃晃的太阳热烈起来,脸上汗珠滚滚,女儿的脸好似一个熟透的红苹果,纯净中增添了几分明艳,与山的美相得益彰。

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这里体会得淋漓尽致。台阶之陡,间隔之宽,不少路石松动、打滑,每走一段,小腿便感觉有些疼痛。我紧抓女儿的手,生怕她摔了跟头。两个小时二十分钟,完成了与红叶谷的“邂逅”。

返程路上,我问即将升初中的女儿“感觉如何?说说体会。”女儿思索片刻,拿出一个小本本,本子上画着几枚红叶,还有一行字“与妈妈在一起,每天都有太阳,处处都是风景。”我抱了抱她,近来生活中的阴霾一扫而光,心底涌满了阳光、清风、白云,几句多情的文字从心中孕育而出——“满山的红叶,你迟迟不肯全红,是不是想告诉我,过早成熟就会凋谢,走快了只会摔跤。感谢你九分的血液,让这座山的神秘有了新的高度。我还会再来的,你还会等我吗?”

夜色宁静,晚凉似水。明月如微醉的新娘,羞羞答答,半隐半现于纱幔中翩翩而来,月光如练,穿过丝瓜架,筛下一地闪闪烁烁的碎玉。

农家的夏夜是欢愉的。花花搭搭的瓜荫下,父亲坐着祖父坐过的摇椅,半眯着眼摇着清凉与闲适。母亲放一个大如车轮的蒲团,牵着孩子的手坐上去,边用蒲扇驱赶着蚊子,边唠叨着讲了不知多少遍的陈旧故事。时有邻居提着马扎,有的摇着扇子,有的夹着香烟来闲侃:东家的玉米苗长势好,西家的地里该拔草了……他们无滋淡味地扯着家长里短,感受着夜晚渐凉的气息。瓜架下朦胧而静谧,偶有虫声唧唧,知了一展歌喉,随风潜入斑驳的瓜荫下面,清凉与惬意与浓重的夜色弥漫满怀,如春风怡荡。

孩子在大大的故事里悠然睡去,不时从

梦里甜甜绽出美好的笑颜。侃侃侃的男人们站起身,扬起头深深地伸了个懒腰,看一眼瓜架垂下的丝瓜,缓缓而去。娇黄的丝瓜花倒挂着,朝着月盈盈地笑,长长的丝瓜在习习的夜风中荡着秋千,楚楚动人。天空皓月繁星,星光灿烂,犹如夜空中飞舞的点点流萤,此时唧唧虫声,如潮蛙鸣,似夜雨滴落,繁密如雨。

以为真的落起了雨,有水滴滑落到脸上或臂膀上,感觉凉爽惬意。不由得抬头望天,只见万里晴空,深邃得像童话。那是雾雨,凝聚在枝叶上的露滴,是夜酝酿的琼浆。月华如水,如纱如幔,舒卷流泻,穿过层层叠叠的瓜叶间,融合着渐深的夜浸润而去。用心倾听,水在呼吸,夜在呼吸,丝瓜亦在呼吸,一切在夜的神秘与祥和里徐徐展开。

夜渐深,空气微凉,蛙鸣虫唱渐稀,万物随着大地酣然入睡。小花猫卧在蒲团上,狗趴在门口,那架恬静的丝瓜花叶安分地伸向夜空,缀满晶亮的露珠,迎着偏西的月光,与沉沉的夜色相对呢喃,瓜荫下,斜斜的瓜影碎碎地漏了一地。

母亲的心

○ 赵兴国

一忙,就忘在脑后了。我似乎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牵挂,而对于母亲的嘱托,却往往一拖再拖。

老家是东西相连的两个院子,我们习惯地称东面为老院,西面为新院,新院开门朝西,西面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老院和妹妹同龄,一九七六年建成,新院和我儿子同龄,一九九六年建成。两个院子隔着一道院墙,为了出入方便,在院墙上开了一扇门,父母为了顺眼,又在门上面垒了一个小房顶。也就是母亲口中所说的门道顶子。因为是过道,所以也是因陋就简,门道顶子只是三根木棍搭起一个屋脊来,上面铺了稻草苫子,糊上泥,再铺上瓦片。搭成后,父母也就没有再去留意它,任由它自己在岁月的风雨里,风干,枯败,直到母亲发现上面的瓦片有松动。而我却一直没有留意母亲的话,直到回家看到母亲左胳膊有异常,一问,才是门道顶子上松动的瓦片掉落下来,砸伤了母亲的左臂。尽管母亲反复说没事没事,可我心里却十分愧疚。事不宜迟,有错就改,当即决定,拆了重搭。

依照母亲的意见,把门道顶子拆了,也就算了。母亲说:“那像什么样子啊?没里没外的。”既然不同意,那就按照母亲的意思办。这些年来,我也自以为慢慢理解了“孝顺”的含义,孝心,顺为先。

可是,眼是好汉,手是孬蛋。看着不大的一个活计,真搭上手工干起来,却也很是有些费力。我先是搬出梯子,爬到顶子上,把上面的瓦片揭下来。我揭一片,递给下面的父亲摆放好。我一手扶着梯子,一手揭瓦,不多会儿,鼻尖鬓角这汗就下来了,并且大有漫延之势。等把屋顶上的草苫子除下来,我站在梯子上的腿都开始止不住地抖起来。我下来坐在板凳上喘息了一会儿,喝了点水,感觉头顶上的太阳格外炽热,并且奇怪的是,一丝风也没有,上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母亲心疼我说:“要不明天再垒吧,这活又不着急。”我歇息了一会儿身上也积攒了一点力气,又按照父亲的意思,把两侧砖垛子拆除了一部分,其中腐朽碎裂的砖块清除出去,换成新砖再垒起来。中间又休息了两次,终于把砖垛子砌起来。我当即决定,明天再干,理由是,天太热。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心想早上毕竟凉

快一些。到家一看,母亲已经把地上的碎土堆在一起,加上水,准备和泥。按照母亲的意思,又按原先的样子,搭上三根木棍,再用钉子钉上木板,木板上铺上草苫子,然后我从梯子上下来,和泥。等我把泥和好。为难的事情又来了。我需要先把泥用铁锹扔到门道顶子上,然后再拿着泥板上上去抹平,再铺瓦。然后再下来,扔泥,再爬上去。

第三天,要是有人能搭把手,该有多好啊。母亲说:“我上去吧。”我心想,八十岁的老太太,爬房顶上去铺瓦,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不要了命了吗?“我行啊。”母亲说,去年就到北屋房顶上去修过瓦的。我说“不行。”“我行啊。”母亲执拗地说。

“不行!”当我大声地吼出这一声来,连自己都吓到了。我这还是第一次吼母亲。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竟突然之间心里有一股火气。是因为母亲的执拗吗?还是因为自己的无助和无力呢?我是多么想能让自己的父母两个老人享享晚年啊,可是他们竟又要求这么高。

母亲说:“你自己上来下去的,忙不过来啊。”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阳阳(我家儿子)打电话。母亲说:“这么点活儿,别叫他了,弄得他也一身泥。”我说:“没事,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该让他干点活。”我电话给儿子打过去,让他回老家干活。母亲见我放下电话,又低声说:“我真的很行。”我没有再回应母亲的话,自己拿起铁锹,往顶子上扔了泥,然后再顺着梯子爬上去,铺上瓦,就在我准备第二次准备扔泥的时候,儿子走进院子里来。

儿子来了,也就相当于“援军”来了。于是在下面扔泥、递瓦,儿子在顶子上抹泥、铺瓦,不多会儿,就完成了。母亲要给孙子下面条,儿子想回去洗澡,就开车走了,我也想回家洗洗澡,也开车回去了。隔了两天,我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趁着下班,绕路回老家看看。原先狼藉一片的门道已经收拾干净,再看那个门道顶子,和前两天有些不同。

母亲说:“我自己又爬上去看了看,阳阳干活太大意,都没有摆严实,我又重新摆了。”我说:“你咋没叫我呢?”母亲说:“你那两天就够够呛,还要上班,我就没有叫你。”看着母亲佝偻的腰身,我的心里又酸了一下。